

毛里哀著 高真常譯

慳 吝 人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著
藏 书 章

文學研究會叢書

人

高真常譯

1923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L' A v a r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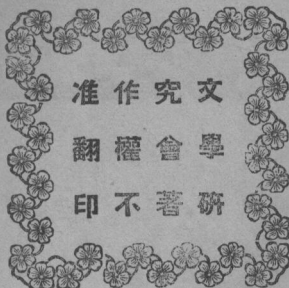
By Molière

Translated by T. C. K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再版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文學研究會叢書）
怪吝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法國毛里哀
高真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北河南路

8738

824
C003

張家口
重慶
雲南
嘉坡
廣州
香港
廈門
梧州
汕頭
新加坡

分館
江蘇
漢口
杭州
廣州



毛里哀像

毛里哀小傳

Moliere 毛里哀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 約翰·寶格蘭；一六二二年

一月十五日，生在巴黎，是 J. Poquelin 的兒子。他父親是法王的隨侍。

毛里哀本是指定承接他父親的行業，人也爲他向國王求得承襲這位子的權利。祇是，如同 Voltaire 說的，他的才略司命神招他向別處去。

毛里哀有一位祖父，喜觀趣劇，有時帶他到 Bourgogne 布高勒戲院去。這年輕人就覺著一種不能戰勝的偏向，他求學的志願慢慢的發達起來；他懇求祖父設法將他送進學校，也攬得他父親的准許，將他送到耶穌會的學校，他父親實在以爲他兒子一念書，前途就拋着了。

小寶格蘭在學校裏念了五年的書，看他那麼拼命要求學，就可以知道他的進步了。他在這學校裏念 Armand de Bourbon 亞爾蒙葡爾奔那班的功課。後來，這 Conti 翼第的第一位親王是文學的提倡家，同毛里哀

的保護人。

從學校出來，毛里哀由 Gassend，加桑弟處，得來一種道德的原理；在他一生一世，很少離開這種原理。

他的父親變成廢人，不能伏侍了。他迫得到國王身邊去接差辦事。一六四一年他隨着 Louis XIII 魯意十三到 Languedoc 浪格突遊歷。回到巴黎以後，他求學同他喜歡趣劇的偏向，很利害的醒覺過來。

他就同一班有口才的少年們合起股來。他們在 Saint Germain 聖支孟鎮同 Saint Paul 聖保羅區裏演戲。這個會立刻就將別的全給壓倒；得了 Illustre Théâtre 「大戲院」的名目。

毛里哀這纔覺得自己的才能，決計用全副精神幹去，要同時成個著作家同排演家。

他才取了這毛里哀做別名。改名的意思，不過要跟這一班意大利

同布高勒戲院的演劇家學習。

在法國內亂的戰爭時候，新毛里哀是無人賞識的，他用這幾年來改良保養他的才能，同預備幾篇劇本。他有一本意大利戲劇的稿本，是編就幾幕小趣劇，爲鄉下排演的。如同 *Docteur Amoureux* 風流醫生，*Les Trois Docteurs rivaux* 三位情敵的醫生們，*Le Maître d'Ecole* 學校教師，這種文章，現在不過光剩下題目罷了，他這種初次的實驗，是由一班壞的意大利戲院得來的，並非從他自己的天才發出來的。因他的才能，還沒有機會完全發展。我們的才能所以展大同縮小，半由環境來的。

他第一篇合規則的五幕劇，就是 *L'Etouffé* 輕佻人，一六五三年，他在 *Lyon* 里昂城排演這篇趣劇。在這城裏原來有一班鄉下戲劇家，但是毛里哀那一班出現，他們就被人棄絕了。那舊班子裏，有幾個排演家，來加入毛里哀這一班，他就同一個很完全的班子，由里昂到浪格突國境去了。

Le Prince de Coouti 龔弟親王在 Béziers 柏志哀掌管浪格突國，記

起在學校見過的毛里哀，又崇拜他的才幹，要請他當個祕書，毛里哀回絕說道：『王爺，我是個過得去的著作家，或且是個無能的書記，』他就去求他的功業同光榮，同辦人類的教育。就是在柏志哀戲臺上，他編就

Le Dépit Amoureux 有情的憂憤，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同裝腔作勢。

在各省奔走了一時，他就於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龔弟親王在Duc d'Orléans 奧來恩公爵面前保薦他；這位公爵是魯意十四嫡親同獨有的兄弟，所以答應毛里哀同他的班子在巴黎立腳，他同意意大利人分用小葡萄爾奔戲臺，雖是這班意大利人已經把戲臺占了多年毛里哀的班子，就取名做『王爺的班子，』因為奧來恩公爵是保護人，兩年以後，他就得了Palais Royal 的大廳，這還是攝政大臣 Cardinal de Richelieu 里缺里爾主教，爲他自己無興趣的悲劇 Mirame，特地建築的。

從一六五八年到一六七三年，在這十五年中，毛里哀編他的劇本，全數是三十多篇。自然是不能全受同等的稱贊；但是其中經他用心編著的，是真確的好文章。

他仿 Adelphes de Terence 編的 L'Ecole des Maris 良人學校是一篇又有興趣，又含教育性質的劇本，一年以後編成的 Les Facheux 卑陋人們很現出些人生本色；這篇劇本在十五天裏編好，念熟，排演出來，L'Ecole des Femmes 婦女學校一篇使毛里哀的榮名加增，他又另編一本，譏笑那班無知識的人，同批評這婦女學校的人。後來 Le Misanthrope 孤獨人出現，毛里哀就給人推崇在當時一總有名諷刺詩家們以上，這篇趣劇，含滿哲學的思想，同巧妙的觀察；起先受社會的冷眼接待。因為社會還須研究這篇的價值。Le Tartufe 矯僞人出現後，毛里哀的名譽，光榮是到了極頂；但是，這也是他各種的仇人反對他極利害的時候。一班假君子同僞聖人比別人尤

其反得利害。實在呢，從來沒有人能將這假仁假義描摹盡致，把這虛偽的黑幕，全給揭開；若矯僞這毛病是還可以救藥醫治的，那毛里哀對我們人類，是盡了件無量的功德呢。矯僞人起初是禁止排演的，但是得了毛里哀的請求，魯意十四就將禁令取消，矯僞人就得一總好人的同意排演起來。Amphitryon 恩非特利翁，L'Avarice 慳吝人同 Les Jeunes Savantes 不櫛進士，足以造成一個詩人的名譽，來加增毛里哀編成帶哲學思想的孤獨人同矯僞人的光榮。毛里哀又編了許多別的劇本，都帶些這種形容體態，這是他獨有的才幹。他最小最弱的劇本全是可以受崇拜的。每篇全有觀察的精神，最輕簡的一齣，都有一個道德的宗向，而且包含一種美術的意味，能使人驚訝不置。

毛里哀最後的一篇趣劇，就是 Le Malade imaginaire 想像的病，這時他已得了肺癆病，不時的吐血。這篇想像的病在第三次排演的那一天，他

得覺身子比從前更不好；有人勸他休息，他說：『這班可憐的工人將怎樣度日呢？』若是有一刻功夫，沒有替他們掙麵包，我將來要自怨自尤。』但是這種倔強，就送掉了他的生命。

他正在演想像的病的時候，忽然氣閉，人就半死半活的抬他回家。他就在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死在家裏，死的情形是很可憐的，因為他嘴裏湧出的血，把他斷送了。當時社會的下級人民，只知道毛里哀是個戲子，竟不知他同時是個良善的著作家，真正的哲學家。法國博士院當初不願認毛里哀的才幹，因為他是個優伶，但是在一七七八年，將他的石像安在廳裏，雕刻上這幾句：『他的榮名一點也不虧缺，我們的光榮反有沾污』想來是懺悔的話了。

這篇小傳是由 Voltaire 著的 *Vie de Moliere* 毛里哀傳節譯下來，用以介紹讀者諸君。其餘對於毛里哀是何等樣的排演家，因為於

毛里哀小傳

我們文學，沒有甚麼關係，所以從略。

上海，一九二二，八，廿九。

八

譯者識

慳吝人

劇裏人物

亞巴公

格來恩特

意里斯

恩生麥

哇來爾

馬利亞納

佛路西納

西蒙

若克

拉佛來血

慳吝人

慳吝人

亞巴公的男孩

亞巴公的女孩

亞巴公的朋友

恩生麥的男孩

恩生麥的女孩

媒媼

錢商

亞巴公的廚子兼馬夫

格來恩特的下人

慳吝人

丹母格路得

亞巴公的下女

白蘭大圭勒

臘麥里居

亞巴公的下人

警長

幕設巴黎亞巴公家裏

第一幕

進場人物

〔意里斯

哇來爾〕

哇

噫！

怎麼？

可愛的意里斯，從你把終身大事托給我之後，為什麼反倒

變成怪憂愁的。

哎！

我在欣樂之中，不住見你嘆息！

告訴我罷，你後悔

那盟誓麼？

我不曾無心的逼迫了你麼？

意

不，哇來爾，為你幹的事，我總不會反悔的。

好似給個愉快的力吸着，連

祝望事情不這樣的力量都沒有。但是，老實給你說，事情太順，倒反生出是非；我很怕愛你過分點了。

哇！ 你這般青眼待我，有甚可怕呢？

意！ 一時萬緒：父親生氣呀，家裏責罵呀，別人譏笑呀，頂要緊的，哇來

爾，就是你心的變動，你們常把這可恨的冷淡態度來對付我們的神聖無罪的愛情。

哇！ 呀！別派我這錯處，別把衆人比我，意里斯，你疑我別的，都勝似疑我失信，疑我負約；我愛你極了，我活着我總不變心。

意！ 哎！哇來爾，大家一般的說；比起嘴來，人人都是一樣，比起行事來，那可就不不同了。

哇！ 既是單單行事才能分個好歹；至少須等到那時再判斷我。別無謂的尋差處；請你不要把刀兒來刺我，讓我拿千萬個老誠憑據來給你看罷。

意 呀！ 怎樣容易的給心愛人安慰着呀！ 真的，哇來爾，我不疑心了。 你

不會欺我；我信你真正愛我，必是忠心於我；也顧不了他們怎樣說了。

哇 到底爲什麼這般放心不下呢？

意 要是大衆像我這樣看你，就沒有甚麼不放心，我看你是該得我另眼看

待的。我那心兒，常感念着你。不時不時就記着我們初次相見的危險；

你何等勇敢的，不顧性命的，從水裏救出我。救出之後，何等細心照顧我；

往後呢，就是那有恆的熱心，不論什麼天氣呀，困難呀，你從沒有更變。直

到叫你看輕了親人鄉土，在這兒住腳，暗中保護我。末了，因爲要常見我，

竟肯做我父親的下人。這許多事實，儘夠證明我把身子許你沒有許錯。

不過在別人看來，就不夠了。不見得衆人同我一般思想罷。

哇 你所說的，可以證明我應該得你的心。你那虛惶呢，你父親很能替你

證明；他那般利害小氣，同對待兒女的樣子，直可生出更奇的是非，饒我罷，

意里斯，要是我對你這麼說，你知道在這篇上，竟是沒甚好講的。我想若能把父母尋着，就可不怕別的。我正着急等消息呢；要是還尋不着，我就親自找去。

意 哎呀！
哇來爾，求你別離開這兒。你只要想牢牢的種在父親腦裏，也

就夠了。

哇 你不見我很盡力的麼，不知陪了多少心，才能當他下人。怎樣假臉，裝着神氣，使他欣喜，天天做戲般買他的信用，已經很有進步。我想要得人，除非說他好，讚他能幹。最仔細的人常叫諂諛的話騙住。我只怕有點不老實；不過要得人信用，也沒有別的法兒，那就不是諂諛人的錯，是那喜歡諂諛的人的不是。

意 你不想得我兄弟的幫忙麼？要是那下女打算穿破我們的祕密呢？
哇 一次不必顧兩個；父親的腦袋，同兒子的極是相反，要想同時利用兩個，